

古今文綜

野居書齋



古今文綜 第五部 詔令表奏之屬

第三十二冊

目錄

第二編 表奏類

第一章 表奏上

(甲)政治之屬

(一)陳述

漢賈山至言

漢賈誼陳政事疏

漢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漢鼂錯論貴粟疏

漢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漢路温舒上尙德緩刑書

漢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漢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漢劉向條災異封事

蜀諸葛亮出師表

梁江淹蕭太尉上便宜表

北齊邢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隋李諤上隋高祖革命華書

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

隋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抵戲奏

宋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宋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宋胡銓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清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清曾國藩應詔陳言摺

(二) 諫諍

秦李斯諫逐客書

漢劉安諫伐閩越書

漢鄒陽諫吳王書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

漢司馬相如諫獵書

漢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漢劉向極諫用外戚封事

漢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唐韓愈論佛骨表

宋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二)薦揚

漢陳忠薦周興疏

漢孔融薦禰衡表

晉桓溫薦譙元彥表

梁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

(四)訟理

漢杜欽追訟馮奉世疏

漢劉向論起甘延壽等疏

漢谷永訟陳湯疏

齊劉璣上書理宋建平王景素

古今文綜

第五部

詔令表奏之屬

第三十二冊

杭縣張相撰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表奏類

第一章 表奏上

獨斷云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彥和云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然其用塗終難畫一。則亦應時命文。無取拘執者也。茲不具論。論其著者。一曰奏。釋名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彥和云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一曰表。釋名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一曰章。彥和云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一曰封事。獨斷云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此其緣起也。若夫疏者條其事而陳之。啟者書所謂啟乃心書者。又其通名。抑古時君臣

之言同名爲書。疏啟亦書之流別。與宋曰劄子。其書札之譌字與近世以書紙之式名。或曰奏摺。因物定名。無關宏旨。茲摺爲三屬。分兩章。箸於篇。

(甲)政治之屬 浩然之氣盛大流行。大抵以漢人爲長。約分四目。

(一)陳述 彥和有云。奏之爲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錄二十首。

漢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諍。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

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饒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

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虬。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

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纒。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

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

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漢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覓。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摩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摩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

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

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蘊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兒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瘵。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綾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

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

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陸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糞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盥盥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漢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廩○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

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旣。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旣。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漢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

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

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漢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

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
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
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
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
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疇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
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

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蒼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困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望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漢路溫舒上尙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

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

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漢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親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漢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疎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

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
民所共者。大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
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
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
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
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
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漢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迺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
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咄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

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靈靈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蟊。蠱。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

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務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麤麤。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

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蜀諸葛亮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

不知所言。

梁江淹蕭太尉上便宜表

臣公言。臣聞經邦緯治。去華爲急。體國治民。循素乃安。聖誥遺風。具騰丹冊。賢言流沫。備宣青史。何嘗不翦削浮奢。銷遺文繪。然後頌音載興。澤洽式廣。楚駕百馬。民雜國凋。秦修萬騎。教亡業墜。刻桷丹楹。禮有常序。朱幡阜蓋。古無濫秩。縹衣綸綬。漢置前制。奇服怪物。周設常刑。皆節俗約。訓反樸還風。肅政黎心。釐一民志。故禮奢寧儉。宣尼之高風。以義止利。孟軻之宏規。若乃文彩利劍。道鑒其元。彫蟲篆刻。世炤其淺。雖儒墨異學。名法各治。至於遵本捨末。其槩一也。故申韓之立典。管晏之制書。賈陸之鴻筆。嚴徐之博辭。食貨興志。鹽鐵生論。莫不異說而同儉。乖議而共治。然世淪物起。道缺事遷。蓋源起西秦。波被東漢。一魏不變。二晉未革。所從來者遠矣。洎高祖武帝。業高縣寓。化格區宙。菲躬謙度。方追重華。納麓之勤。約情撝操。乃取文命。卑宮之義。去金錦之巧。無帷帳之飾。唯修遠圖。綏國之術。祈勸。

力耕濟世之規。是以政平刑偃。紫階斯廓。太祖文皇帝恭己明臺之上。聽政衢室之下。九官咸靜。萬績惟凝。亦復務抑華詡。思裁參太輿。馬翠翟之麗。眇登乎外。禁瑤碧綺組之玩。罕設於內宮。故大德立而五路謐。鴻名建而四民寧者也。自頃政教日替。敦龐月虧。誰惟歷稔。亦曰淹紀。至乃帝臺傾海外之寶。王城盡天下之祕。象席珠履。一躡而卽收。鏤琴綵瑟。再撫而已損。褻衣隨塵而罷。羅袂從風而棄。百民染其聲。奢萬姓被其馳蕩。故闐闐之里。富者竊梁楚之乘。伎巧之家。豪者襲王公之服。於是。有文靡虛麗。驕邪不典之器。精纖空飾。妙蠱非常之玩。農夫勤耨。不充浮伎之資。蠶女務織。無給點刻之費。將恐去實就華。未知所屆。背源從流。不識其止。求國富兵強。寧可得乎。今江南所宅。正漢魏兩州之地。戶口所檢。裁文景三郡之民。舊齊故魯。鞠爲茂草。全趙盛魏。豺狼所啐。陛下。方欲鳴鑾中土。朝服濟河。不改斯術。則未見其可也。臣謬屬大任。竊同憂泰。日晏宵分。實忘饑寢。苗治其莠。職此爲先。輒具條便宜。可以安邦利民者。事事如右。率以聞見。謹簡聖聽。若其咸

允謹請敕付外施行。

北齊邢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邱畎。卽使

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尙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隋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公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

竝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

經籍所興。由來尙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尙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

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筴。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

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

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外懷悵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所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隋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抵戲奏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

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凌雲。絃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宋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

之明而陛下。幡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

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

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

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

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場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

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

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鷄。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

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

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現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

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法。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

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

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

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

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

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

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聾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尙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稱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

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

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宋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驪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彊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

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

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王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

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

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宋胡銓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摔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

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祇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譚。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

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
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
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件。
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
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
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槩。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
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
小。朝。廷。求。活。邪。

清孫嘉塗二習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

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戒慎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紉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

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

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繆。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爭。磋切愛我。良深而諛悅。

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接。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覽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弼輔。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

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乎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清曾國藩應詔陳言摺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並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騫高遠。故大行皇帝斂

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愆。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瀾。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

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債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

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閒。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

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置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置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柵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畧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

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

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數。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二) 諫諍 彥和有云。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不無過正之言。惟以

矯枉爲用。所謂王臣匪躬。必吐謇諤者耶。錄十一首。

秦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蟬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魏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騏，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

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漢劉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

人名爲藩臣。貢獻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譏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

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盛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

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敵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

行。廝。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漢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丹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

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下。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漢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漢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

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

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

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邱。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

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漢劉向極諫用外戚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

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迺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

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

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漢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繪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唐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

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

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宋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

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

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

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

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二) 薦揚 君子之仕。進不隱賢。文子升公。武仲竊位。尼山褒貶。此爲兢兢錄四首。

漢陳忠薦周興疏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

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尙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漢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始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

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騷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晉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圯裂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

清渭波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梁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

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陳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邱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四) 訟理 拳拳之忠不能自列。交遊莫揀視。左右不一言。此太史公之所

爲悲傷也。拔之泥滓。濯之清冷。懇款可風。公私何忝。錄四首。

漢杜欽追訟馮奉世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漢劉向論起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

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欵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

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漢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

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鞀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齊劉璣上書理宋建平王景素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

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詔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歎。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尙宥。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覺。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秦始元。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尙不弃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尙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

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絲。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他。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竝。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

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擲弦爲鈎。張一作百行坐欬噓。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鷗臯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旣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覲。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鷲蕩揚聲。北奔給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

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臯。耶。爲。無。臯。耶。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願。以。救。火。之。家。豈。違。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

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疑清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悖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滌。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埵。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